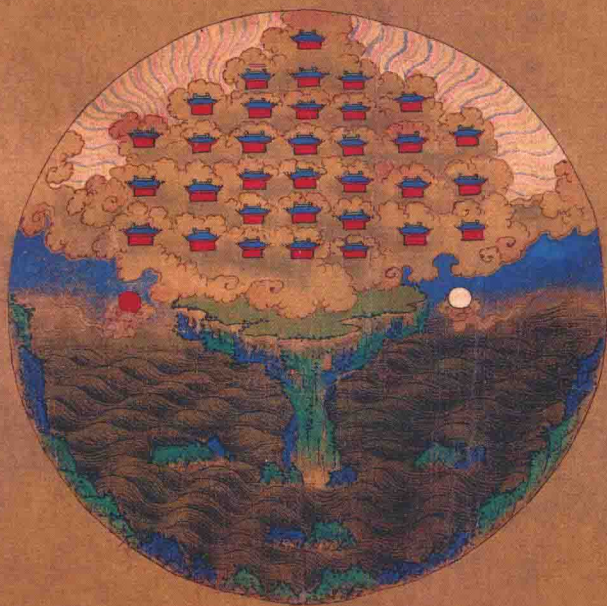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道教研究學術論叢

黎志添 主編

尹志華 著

清代全真道 歷史新探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道教研究學術論叢

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

尹志華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道教研究學術論叢

叢書主編：黎志添

《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

尹志華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4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
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
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582-2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Daoist Studies Series

Series Editor: Lai Chi Tim

The Complete Perfection School of Daoism in the Qing Dynasty: New Perspectives (in Chinese)

By Yin Zhihua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82-2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

序

尹志華博士的大作《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擺上案頭，閱之不勝欣喜。這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研究全真道歷史的又一部開創性成果。

道教是中國固有的宗教，與儒教、佛教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幹。中國道教有兩個主要流派，正一道與全真道。自金元時期王重陽祖師及其弟子創立全真教門之後，該教對中國傳統社會及文化的發展曾有過重要影響。但是對這個重要教派的學術研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才受到國內外道教學界的真正重視。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來，對全真道的研究在道教界及學術界的共同推動下，漸入佳境。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專家學者，如樊光春、張廣保、吳亞魁、趙衛東、尹志華、汪桂平，以及國外學者莫尼卡、高萬桑、劉迅、森由利亞等。他們發表的許多論著，對全真道的歷史、典籍、教派、人物、宮觀、科儀、文化遺跡等各個方面，都有更深入的新探索。

全真道是金元明清以來流傳最廣的道教門派，大致經歷了金元時期的初創與鼎盛，元末明初的衰微，以及明清之際「龍門中興」、晚清民國時期再次復興等發展階段。直至今日，仍是道教的兩大主流教派之一。但是學術界對全真教史的研究成果，過去多集中在金元時期的初創和鼎盛階段。主要原因在於，早期全真道的史料大多已收入明編《正統道藏》及《道家金石略》，易於查閱。而明清及近代

全真道的相關史料，除《金蓋心燈》《長春道教源流》等典籍外，其餘史料分散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有些還秘藏於道觀叢林，未經全面搜集和整理。因此導致相關研究成果較少，尤其缺乏深入系統的斷代史研究論著。研究的不足，是我們曾經輕率斷言明清道教的發展已陷入停滯衰落的原因。這種狀況隨著最近十多年來國內外學者的努力，已經有所改善。

尹志華博士是與我多年合作的同行年輕學者，曾一起做過整理編輯《中華道藏》的工作。他的治學特點是認真細緻，眼光敏銳，擅長搜集整理典籍。加之在道教界工作，便於調查尋訪宮觀秘藏資料，因此多有旁人難得的發現。這部《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是其學術研究中的一個突破。首次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明末至晚清三百年間全真道在全國各地傳播的歷史線索及特徵。與近年來的同類論著相比，可以說是最完整的。在資料方面除《道藏》、《藏外道書》及宮觀山志外，還利用了清宮檔案、《大清會典》、地方志、碑刻；文人學士所撰詩文筆記，教內所傳宗譜、登真籙、口傳資料等，近乎囊括無遺，充分展示了作者訓練有素的學術功力和研究水準。見到尹志華從一個道教研究的初學者，成長為功力扎實的中堅學者，甚為欣慰。故為之序。

王卡

2014年3月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與民間宗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目錄

序(王卡)	ix
緒論	1
第一節 清廷與道教	1
第二節 清代全真道研究現狀與本書寫作方法	7
第一章 順治康熙時期：隨著社會秩序的重建而復興	25
第一節 明遺民入全真道考	26
第二節 明清之際太監入全真道考	35
第三節 王常月公開傳戒 眾弟子闡教弘道	38
第四節 全真高道復興武當山 傳奇道士李常庚隱居南嶽九仙觀	57
第五節 全真道在山東馬山、嶗山等地的傳承	64
第六節 全真道在東北地區的傳播	78
第七節 陝西境內全真道宮觀的狀況	83
第八節 河南南陽玄妙觀等道觀的全真道傳承	96
第九節 陳清覺在四川開創龍門碧洞宗	101
第十節 南昌地區：全真道士兼嗣淨明派	104
第十一節 周太朗開創杭州金鼓洞道院 余體崖復興湖州計籌山昇元觀	109

第十二節 杜陽棟、曾一貫與全真道在廣東的傳播	118
第二章 雍正乾隆時期：沉寂與發展交織	143
第一節 大規模傳戒活動的中斷	143
第二節 全真龍門派祖庭北京白雲觀的沉寂	146
第三節 全真道在東北地區的弘衍	151
第四節 全真道在山東雲翠山等地的傳承	153
第五節 陝西樓觀臺等道觀的修繕	156
第六節 全真道在四川的傳承	165
第七節 全真道在浙江的傳承	178
第八節 全真道在廣東的傳承	186
第三章 嘉慶道光時期：傳戒再興 叢林復振	205
第一節 北京白雲觀恢復傳戒	205
第二節 東北地區全真叢林的形成	214
第三節 陝西全真道宮觀的新氣象	219
第四節 劉一明雲遊訪道，興建道觀，著書弘道	228
第五節 四川成都二仙庵等全真道宮觀的狀況	237
第六節 楊來基與閔一得等人在浙江弘道	244
第七節 廣東全真道宮觀的興建與修繕	256
第四章 咸豐至宣統時期：衝擊與眷顧交織下保持興盛	279
第一節 政治風雲中的北京全真道士	280
第二節 太監入道，創立全真霍山支派	296
第三節 東北地區全真道的狀況	302
第四節 南陽玄妙觀的發展及其慈善事業 武當山道教宮觀的毀壞與修復	310
第五節 陝西全真道宮觀的新際遇	316
第六節 四川全真道宮觀的弘道舉措	328

第七節 浙江全真道三大中心的興盛.....	338
第八節 陳教友住持羅浮山酥醪觀.....	351
結語.....	379
地圖：清代全真道名山宮觀分佈圖.....	385
參考文獻.....	387
後記.....	413
關鍵詞索引.....	415

全真道是道教中的一個後起道派，由王重陽創立於金世宗大定（1161-1189）年間。經過王重陽七大弟子的闡揚，全真道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元代，全真道傳播到江南許多地區。從此，在中國道教的版圖上，形成了全真道與正一道兩大道派並立的局面，一直延續到今天。

總的來看，學術界對金元時期的全真道的研究成果豐碩，而對明清時期的全真道的研究則相對薄弱。本書嘗試對清代全真道的發展歷史作一番系統的考察。

第一節 清廷與道教

統治者對道教的態度，是影響道教發展狀況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在考察清代全真道時，我們有必要先探討清廷與道教的關係。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本為明朝邊將的女真族首領努爾哈赤脫離明朝獨立，建立後金政權，年號天命。其時道教在東北地區的傳播已有很長的歷史。皇太極繼位後，於天聰六年（1632）設僧錄司、道錄司管理各廟僧道。規定：凡通曉經義、恪守清規者，給予度牒。¹這應該是仿照明朝的政策而制定的。天聰九年（1635）正月初

一，皇太極臨朝，諸大臣叩拜後，「儒、僧、道三教之儒官、僧官、道官叩拜」。²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改國號為清。

清朝統治者於順治元年（1644）入主中原後，推崇儒學，維護儒家綱常倫理，以表明其繼承華夏文化的「道統」，希望以此來獲得廣大漢族人民對其統治的擁護。對於佛、道二教，清朝亦肯定其輔翼王化的作用。順治十三年（1656）十一月，清世祖諭禮部說：「儒釋道三教並垂，皆使人為善去惡，反邪歸正，遵王法而免禍患。」³因而，清朝與明朝一樣，也是實行儒釋道三教並行的政策。

清朝在肯定佛、道二教的社會教化功能的同時，強調對僧、道的管理。康熙朝編纂的《大清會典》說：「釋道二教，亦王化所不廢，惟嚴禁其約，毋使滋蔓。」⁴

清朝沿明例，設道官管理道士。康熙十三年（1674）議定，京城設道錄司，外省各府設道紀司，州設道正司，縣設道會司。⁵

清朝在舊都盛京（今瀋陽）亦設立道錄司。盛京及更早以前的都城興京（在今遼寧省新賓縣），分別設有皇家道觀景佑宮和顯佑宮，道士名額分別為16名和8名。盛京又有住廟服役之道丁，由盛京禮部給與執照，交盛京道錄司管轄約束。嘉慶九年（1804），盛京道錄司李義興呈報道丁花名冊，共1833名。清廷進行調查，發現很多道丁係李義興私給執照，遂將其革職，核實共有真實道丁672戶。⁶

清聖祖對武當山較為重視。康熙十二年（1673），差遣侍衛賁御香幣並銀五千兩，至武當山祭告北極玄天上帝（即真武大帝），為太皇太后祝壽，及祈祚國保民。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其生日，又差遣侍衛、兵部員外郎和太監一同到武當山金頂進香，欽賜香儀銀一千兩。又差翰林院官員賁御書匾額五通，分懸於武當山金頂、淨樂宮、周府庵、南岩宮和玉虛宮。⁷

清初對道教領袖人物「正一嗣教大真人」（民間習稱張天師）禮遇甚隆。順治六年（1649），清廷沿明例，敕封漢張道陵天師五十二代孫張應京為「正一嗣教大真人」（下簡稱「正一真人」）。順治八年

(1651)，以張應京之子張洪任襲封正一真人。⁸十二年(1655)，張洪任入京謁見，清世祖命光祿寺設宴款待，以禮部堂官作陪。又命工部為其在京城選擇居住之處。⁹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聖祖給五十四代正一真人張繼宗賜號碧城，又御書龍虎山大真人府和大上清宮匾額。¹⁰康熙四十二年(1703)，詔授張繼宗為光祿大夫。¹¹

清世宗優禮原為正一真人法官的婁近垣，先後任命其為龍虎山上清宮四品提點、皇家道觀欽安殿和大光明殿住持，敕封妙正真人。¹²又「以婁近垣忠誠，實本於〔正一〕真人之道法」，發內帑修繕龍虎山上清宮，¹³並御撰〈大上清宮碑文〉。¹⁴清高宗於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繼位後，對婁近垣的寵遇不減。該年九月，封婁近垣為通議大夫，婁近垣之祖父母、父母亦俱有誥封。乾隆元年(1736)七月下旨，婁近垣在原任職務之外，帶管道錄司印務、北京東嶽廟住持。¹⁵

但清高宗對正一真人的待遇，曾有過反覆。雍正十三年九月，誥授署理正一真人張昭麟為光祿大夫，封贈三代。¹⁶乾隆七年(1742)，准鴻臚寺卿梅穀成之奏，百官朝賀皇帝壽辰時，正一真人不得列於班行。¹⁷乾隆十二年十二月(1748年1月)，又准時任左副都御史的梅穀成之奏，將正一真人的品級降為五品，並停止朝覲和筵宴禮遇。¹⁸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升為三品。乾隆五十四年(1789)，又規定五年來京朝覲一次。¹⁹

乾隆年間，對正一真人的傳教也作出了限制。「乾隆四年(1739)議奏，嗣後該真人差委法員前往各省開壇傳度之處，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員潛往各省考選道士，受(應為『授』)錄傳徒者，一經發覺，將違禁之法員，嚴加治罪，該真人一並議處。」²⁰

嘉慶二十四年(1819)，又停止正一真人朝覲和筵宴的禮遇。道光元年(1821)，正一真人張鈺懇請來京朝覲，被駁回。²¹此後，正一真人再也沒能赴京朝覲。

下面我們再來考察清朝統治者與全真道的關係。

全真道龍門派第七代傳人王常月於順治十三年(1656)在北京白雲觀開壇傳戒。嘉慶時道士閔一得著《金蓋心燈》說，王常月在北京白雲觀傳戒乃是「應世祖章皇帝詔」，又說王常月被封為國師。²²

道光年間北京白雲觀監院孟至才與道教居士完顏崇實合著的《白雲仙表》說，王常月於康熙十九年(1680)羽化，「聖祖仁皇帝聞之，賜號抱一高士，命築饗堂以覆之，塑法像以祀之」。²³

關於王常月受到清世祖和聖祖敕封的說法，我們現在尚未找到清朝官方的記載。

但清聖祖確實重視北京白雲觀。乾隆朝編《欽定大清一統志》記載，康熙五十七年(1718)重修北京白雲觀，「聖祖賜御書匾，曰紫虛真氣，曰大智寶光，曰駐景長生，曰琅簡真庭，凡四」。²⁴清高宗說：「觀內聖祖賜匾最多。」²⁵

康熙時的一份奏摺提到，在皇太后生日，請永寧觀全真道士二十四名，做法場誦經三日。²⁶楊海英研究認為，永寧觀係宮廷御用道觀，位置可能在暢春園內。²⁷這些全真道士，不知是由太監充任，還是從外面的道觀選來的真正道士。

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聖祖應曾任四川按察使的大臣趙良璧之請，欽賜成都二仙庵住持陳清覺御書「丹臺碧洞」匾額及《悟真篇》詩一章。²⁸

清世宗曾御書「福」字賜給北京白雲觀，²⁹又敕封該觀道士羅清山為「恬淡守一真人」。《雍正朝起居注冊》載雍正五年(1727)上諭：「白雲觀道士羅清山人品高雅，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來京苦行修持，從無招搖多事之處，不愧清修。今聞伊故，朕心憐憫，著派內務府官一員，照伊道家之禮，從優料理伊後事。著追贈真人，其應給字樣，該部照例查明具奏。」³⁰今白雲觀東院有羅公塔，塔身題字曰：「敕封恬淡守一真人羅公之塔。」

另一個曾在北京白雲觀居住過的道士賈士芳，被浙江總督李衛

推薦入宮後，清世宗先稱讚其治病有功，後卻以大逆不道之罪將其處死，³¹真是「伴君如伴虎」。

清世宗頗推崇全真道南五祖之一的張伯端（北宋人）。他在〈紫陽道院碑文〉中說：「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張平叔（即張伯端），著《悟真篇》發明金丹之要，自序以為是乃修生之術，黃老順其所欲，漸次導之至於無為妙覺。達摩六祖最上一乘之旨，則至妙至微，卒難了徹，故編為外集，形諸歌頌，俟根性猛利之士，因言自悟。於戲！若真人者，可謂佛仙一貫者矣。」³²張伯端生於浙江台州，城中有紫陽樓，乃其故居。去城六十里，有百步溪，傳為其仙化處。又曾棲居天台山崇道觀（唐代名桐柏宮）。雍正帝特命發帑遣官，對三處道觀皆加以整葺。並置田若干畝，以資香火。³³

清高宗則多次駕臨北京白雲觀。乾隆十一年（1746），西巡回，至白雲觀瞻禮。可能怕引起非議，他在〈白雲觀〉詩中自我辯解說：「詎為遊仙來？聊因便道宜。」又說，他來白雲觀的目的是為了祈求糧食豐收：「瞻禮祈有年，所願恒如斯。」（詩句下注曰：「今歲直隸秋成豐稔，實數年以來所僅見者。」）³⁴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高宗敕令重修白雲觀。³⁵竣工後，他再次來到白雲觀，並再作〈白雲觀詩〉。詩中有兩句說：「羽流嘆年老，嗟爾術云何？」他自注說，白雲觀道士李陽玉年近八十歲，每以年邁氣弱為嘆，因戲及之。³⁶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高宗啓蹕西巡，途經白雲觀時，見棟宇頽圯，敕令內府發帑修葺。次年春落成，他前來瞻禮，仍作〈白雲觀〉詩以紀之。他在詩中又一次解釋，他不是為個人求仙而來，乃是為萬民祈福而來：「希敷萬民福，寧渠為求仙？」³⁷

清高宗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所作〈燕九燈詞四首〉中提到，每年皇宮御園燈節，例以正月十三日起，至燕九日（正月十九）收燈。京城有燕九節，係紀念全真道士丘處機誕辰而形成的節日。清高宗所作〈燕九燈詞〉，其中一首說：「奉時行慶固云應，有節當思敬義

勝。散遣雁臣歸各部，仍教同樂共觀燈。」注云：「年班蒙古王公、札薩克等，及回部伯克霍罕來使、朝鮮陪臣，於上元節次宴賚後，茲復於燕九日命至同樂園觀燈，然後分遣歸部，用昭慈惠。」³⁸ 皇宮中亦重視燕九節，可見當時燕九節在京城已深入人心。

嘉慶九年(1804)，因大臣奏報呂洞賓有保佑河堤鞏固之功，清廷將呂洞賓列入祀典，並在元代所敕呂洞賓封號「純陽演政警化孚佑帝君」前加「燮元贊運」四字。江南清江浦(在今江蘇淮安)呂祖廟由朝廷派官員祭祀，其他呂祖廟，由當地士民自行奉祀。³⁹ 全真道奉呂洞賓為祖師之一，呂洞賓列入祀典，對全真道士顯然有鼓舞作用。

清末，一些全真道士和全真道觀，又受到了清朝統治者的眷顧。

南陽玄妙觀方丈張宗璿，因在捻軍和太平軍攻打南陽時協助清軍守城有功，同治六年(1867)清廷頒賜給該觀明版《道藏》一部，以示褒獎。⁴⁰

北京白雲觀方丈高仁峒因與劉誠印等太監關係密切，在太監們的舉薦下，慈禧太后對高仁峒亦頗為眷顧。高仁峒墓碑載其「上荷我朝慈禧皇太后敕賜金冠紫袍，御前焚修，諸多榮膺，不能枚舉」。⁴¹ 日本駐華公使館的翻譯官高尾亨在1907年3月寫給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的機密報告中稱：「白雲觀是中國道教之總本山，其方丈高仁峒，曾於團匪事變兩宮蒙難之際，經李蓮英斡旋，在太后身邊伺候讀經(指念經祈福——引者注)。太后由此皈依該方丈，年年賜該寺兩百兩之布施，又常有其它物品賞賜，可見白雲觀與宮中之關係尤為密切。」⁴²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逃至西安。太后與皇帝到西安不久，便赴八仙庵進香，並召見該觀住持李宗陽。李宗陽奏對稱旨，獲賜玉冠、紫袍及御書「玉清至道」。⁴³ 回京之前，慈禧太后又下令昇八仙庵為萬壽八仙宮。頒內帑銀一千兩建修山門，又給建坊銀一千兩。⁴⁴

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為表彰全真道士捐款興學，分別賞

賜南陽玄妙觀道士姚祥瑞「全真廣學」匾額、廣州三元宮道士梁佩經「葆光勵學」匾額。⁴⁵

總的來看，除個別情況外，清廷對全真道既無尊崇之舉，也未予以貶抑，因而全真道在清代的興衰，主要取決於教團本身的人才狀況以及各地宮觀所處的具體社會環境。

第二節 清代全真道研究現狀與本書寫作方法

國內外學術界在20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較少研究清代全真道。近年來，清代全真道歷史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關注，相關成果日益豐富。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為以下五類：

一是對清代全真道歷史的概述。

陳兵於1988年發表了〈清代全真道龍門派的中興〉一文，認為王常月是清代全真道龍門派中興的主帥。文章中主要據清代閔一得編《金蓋心燈》，敘述了王常月的傳戒活動以及王常月門下徒裔在各地開創龍門支派的情況，並提到了郭守真、徐守誠、曾一貫、杜陽棟、陳清覺等道士在東北、南昌、廣東、四川等地傳播全真道，還探討了王常月的教旨和清初龍門教風、外道內儒的龍門高道，以及劉一明、柳華陽、閔一得等人的內丹學說。⁴⁶此文涉及面甚廣，很多地方只是點到為止，在今天看來，所用史料有較大的局限性，個別結論也值得商榷，但在當時，對清代全真道研究，確實有開拓之功。

李養正著《道教概說》⁴⁷設有〈明清之道教〉一章，探討了王常月的《龍門心法》，並簡要提及了劉一明、閔一得、高仁峒等清代全真道士。

任繼愈主編的《中國道教史》⁴⁸和牟鍾鑒等主編的《道教通論》，⁴⁹有關清代全真道部分，均係陳兵執筆，基本上沿襲了〈清代全真道龍門派的中興〉一文的有關論述。

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第四卷，闢有數節闡述清代全真道的歷史。除重點論述了王常月的傳戒活動以及全真龍門派盛傳於江浙的情況外，對全真龍門派在南昌西山、湖北武當山、廣東羅浮山以及東北、西北地區的傳播也作了探討，並詳細敘述了龍門碧洞宗在西蜀的傳承。書中還對清末北京白雲觀、全真南無派、上海全真覺雲支派的情況作了介紹。這是迄今為止，對清代全真道歷史所做的最全面的論述。⁵⁰當然，隨著近年來學者們對有關史料的發掘日益深入，我們已經知道，還有一些重要的道教區域和道教人物，該書沒有涉及到。

王志忠的博士論文《明清全真教論稿》，以及〈清代龍門道教演派識略〉等文章，分析了清初的道教政策對全真教的影響，論述了清初「龍門正宗」的中興、清代龍門支派的繁衍和傳播以及其他全真教派的流傳。⁵¹王志忠的研究，力圖建構清代全真道的整體圖景，但由於所據史料有限（主要是《金蓋心燈》和《長春道教源流》等教內文獻），因而其所述頗為簡略，有些結論經不起推敲。⁵²

孔莉維(Livia Kohn)主編的《道教手冊》，有一章是莫尼卡(Monica Esposito)撰寫的〈清代道教〉。⁵³莫尼卡在此章中談到了王常月、閔一得、劉一明、陳仲遠(即陳復慧)等清代全真道士及其著作。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於2004年發表的〈1700–1950年的全真道士〉一文，從全真道士的數量和地理分布、道門生涯、全真法派、清規戒律、雲遊參訪、名山宮觀、全真道的發展機制等方面，全面勾勒了全真道在1700–1950年的狀況，而其論述的重點則是清代。⁵⁴

二是在道教名山宮觀研究中涉及到清代全真道歷史。

20世紀三十、四十年代，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吉岡義豐、五十嵐賢隆分別對全真道龍門派祖庭北京白雲觀和東北著名全真道宮觀瀋陽太清宮作了實地考察，並分別出版了《白雲觀志》、⁵⁵《白雲觀的道教》，⁵⁶和《太清宮志》，⁵⁷其中用了較大的篇幅敘述白雲觀和太清宮在清代的發展歷史。2003年，中國學者李養正又出版了《新編